

名家插图本

老舍

小说
经典

断魂枪

老舍◎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老舍

小说经典

断魂枪

◎ 老舍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断魂枪 / 老舍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2011.11**

(老舍小说经典)

ISBN 978-7-5402-2730-2

**I . ①断… II . ①老…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
集—中国—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 ①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1238 号

断魂枪

责任编辑 : 马明仁 陈赫男

封面设计 : 谭雄军

责任校对 : 杨富丽

出版发行 :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电 话 : 010-65240430

邮 编 : 100054

印 刷 :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印刷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 101 千字

印 张 : 8.5

版 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老舍先生在 1921 年发表了一篇极短的白话文小说《她的失败》，由此开始了他的文学写作生涯。到 1958 年他又发表了一篇极短的小说《电话》，作为创作完整的小说作品，出乎意料地成了终点。虽然在这之后的 1961 年，他写了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可惜没有写完。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刚刚练习写了两个短篇之后，就不断地写出了几部长篇小说。这样使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了这位长篇小说作家。他的短篇小说集中写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共出版了五本

短篇小说集，它们是《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和《贫血集》。他一生总共写下了七十一篇短篇小说（包括中篇小说）。现在选出二十三篇，分成三册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从中可以领略到老舍先生短篇小说的神韵、个性、趣味和风格。

老舍先生生前曾自选过《微神集》、《月牙集》和《老舍短篇小说选》三部中短篇小说选集。今天入选到要出版的这三本书中，有十六篇就是老舍先生曾经选过的，如《月牙儿》、《微神》、《上任》、《我这一辈子》、《柳家大院》等这些作者本人满意的、心爱的篇目，以飨读者。

在这二十三篇小说中，还是多以他擅长的老北京的底层小人物作为主人翁，篇幅不大，却都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小人物鲜活的个性与命运。人物各自演着自己人生的故事，可喜、可悲、可



叹，生动感人。小说里蕴涵着人生哲理，意味深长，有着现实意义。

在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中，多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这样的作品已被读者熟悉、赏识。而在短篇小说里他大胆地使用了不少欧美刚流行的象征主义、意识流、人物心理特征叙述等技法来写，使小说充满了艺术色彩与魅力。例如《微神》，文中描绘了三种浓重颜色的花朵及其变换，好像描绘出女主人人生的三个阶段。这种景物象征性写法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使作品呈现出诗意的梦幻与神秘性，是一篇别开生面的、难得的且令人遐想的小说。又例如《丁》这篇仅有四千多字的小说，通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文中描写一个青年人在避暑胜地青岛，躺在大海的沙滩上，随意地看到什么就想起什么，用大脑中随意的、瞬时变幻的想法刻画出 20 世纪 30 年代

这一类型的年轻人。这些在小说写作中的艺术技巧，它们的多样性，精到、巧妙、传神，多在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中能欣赏到。

在这些短篇小说中还能通篇读到与他的长篇小说表述不同的文学语言。如《月牙儿》，他的文字运用了散文诗样的语言，使小说的情调凄美，控诉更加感人，给人以更强烈的感受。在《裕兴池里》这篇小说中，以地道的京腔，描绘了街面上的混混儿、地痞在澡堂子中的丑陋嘴脸。老舍先生杰出的文学语言功力，幽默、讽刺、生动有趣的风格，在这些篇小说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老舍先生曾说过短篇小说“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着技巧成为独立的一个题材”，认为作家“非有极好的天才与极丰富的经验不能做到”。他很谦虚地说：“我的才力不长于写短篇。”



因此，“短篇非要见好，非拼命去作不可”。我们今天读他写的这些短篇小说就是他拼命的结果。功夫不负苦心人，有的篇目已成了名篇佳作，流传中外。

为了增加阅读的趣味，在这些小说中插入了优秀的插图。它们都是“文化大革命”后创作的。有的画家因爱着老舍先生的小说，情不自禁地为小说的人物或某个情节创作出贴切、传神的画面。这些插图使小说更加形象、感人，更扩展了想象的空间，给读者以图文并茂的享受。今天我特别感谢为老舍先生创作插图的著名画家方成、袁运生、高荣生、叶武林先生，以及最近为小说创作插图的谢培林先生。李全武、徐勇民先生曾创作了《月牙儿》的连环画；王书朋先生曾创作了《微神》的连环画，都曾在全国获奖。今天我们只能将其部分画作插入本书中，让读者欣

赏到这些精彩难得的图画。在此我也向他们致谢。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燕山出版社，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特意设计出版小开本的、比较薄的集子，我相信这种精美小巧、带插图的书，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舒 济

2011.8.6

目 录

新时代的旧悲剧·····	1
阳 光·····	109
柳家大院·····	166
断魂枪·····	187
抱 孙·····	203
老字号·····	223
不说谎的人·····	236
丁·····	252

新时代的旧悲剧

—

“老爷子！”陈廉伯跪在织锦的垫子上，声音有点颤，想抬起头来看看父亲，可是不能办到；低着头，手扶在垫角上，半闭着眼，说下去：“儿子又孝敬您一个小买卖！”说完这句话，他心中平静一些，可是再也想不出别的话来，一种渺茫的平静，像秋夜听着点远远的风声那样无可如何的把兴奋、平静、感慨与情绪的激动，全融化在一处，不知怎样才好。他的两臂似乎有点发麻，不能再呆呆的跪在那里；他只好磕下头

去。磕了三个，也许是四个头，他心中舒服了好多，好像又找回来全身的力量，他敢抬头看看父亲了。

在他的眼里，父亲是位神仙，与他有直接关系的一位神仙；在他拜孔圣人、关夫子，和其他的神明的时节，他感到一种严肃与敬畏，或是一种敷衍了事的情态。唯有给父亲磕头的时节他才觉到敬畏与热情联合到一处，绝对不能敷衍了事。他似乎觉出父亲的血是在他身上，使他单纯得像初生下来的小娃娃，同时他又感到自己的能力，能报答父亲的恩惠，能使父亲给他的血肉更光荣一些，为陈家的将来开出条更光洁香热的血路；他是承上起下的关节，他对得起祖先，而必定得到后辈的钦感！

他看了父亲一眼，心中更充实了些，右手一拄，轻快的立起来，全身都似乎特别的增加了些力量。陈老先生——陈宏道，——仍然端坐在红木椅上，微笑着看了儿子一眼，没有说什么；父



子的眼睛遇到一处已经把心中的一切都倾洒出来，本来不须再说什么。陈老先生仍然端坐在那里，一部分是为回味着儿子的孝心，一部分是为等着别人进来贺喜——每逢廉伯孝敬给老先生一所房，一块地，或是——像这次——一个买卖，总是先由廉伯在堂屋里给父亲叩头，而后全家的人依次的进来道喜。

陈老先生的脸是红而开展，长眉长须还都很黑，头发可是有些白的了。大眼睛，因为上了年纪，眼皮下松松的搭拉着半圆的肉口袋；口袋上有些灰红的横纹，颇有神威。鼻子不高，可是宽，鼻孔向外撑着，身量高。手脚都很大；手扶着膝在那儿端坐，背还很直，好似座小山儿：庄严、硬朗、高傲。

廉伯立在父亲旁边，嘴微张着些，呆呆的看着父亲那个可畏可爱的旁影。他自己只有老先生的身量，而没有那点气度。他是细长，有点水蛇腰，每逢走快了的时候自己都有些发毛咕。他的

模样也像老先生，可是脸色不那么红；虽然将近四十岁，脸上还没有多少须子茬；对父亲的长须，他只有羡慕而已。立在父亲旁边，他又渺茫的感到常常袭击他的那点恐惧。他老怕父亲有个山高水远，而自己压不住他的财产与事业。从气度上与面貌上看，他似乎觉得陈家到了他这一辈，好像对了水的酒，已经没有那么厚的味道了。在别的方面，他也许比父亲还强，可是他缺乏那点神威与自信。父亲是他的主心骨，像个活神仙似的，能暗中保佑他。有父亲活着，他似乎才敢冒险，敢见钱就抓，敢和人们结仇作对，敢下毒手。每当他遇到困难，迟疑不决的时候，他便回家一会儿。父亲的红脸长须给他胆量与决断；他并不必和父亲商议什么，看看父亲的红脸就够了。现今，他又把刚置买了的产业献给父亲，父亲的福气能压得住一切；即使产业的来路有些不明不白的地方，也被他的孝心与父亲的福分给镇下去。



头一个进来贺喜的是廉伯的大孩子，大成，十一岁的男孩，大脑袋，大嗓门，有点傻，因为小时候吃多了凉药。老先生看见孙子进来，本想立起来去拉他的小手，继而一想大家还没都到全，还不便马上离开红木椅子。

“大成，”老先生声音响亮的叫，“你干什么来了？”

大成摸了下鼻子，往四围看了一眼：“妈叫我进来，给爷道，道……”傻小子低下头去看地上的锦垫子。马上弯下身去摸垫子四围的绒绳，似乎把别的都忘了。

陈老先生微微的一笑，看了廉伯一眼，“痴儿多福！”连连的点头。廉伯也陪着一笑。

廉仲——老先生的二儿子——轻轻的走进来。他才有二十多岁，个子很大，脸红而胖，很像陈老先生，可是举止显着迟笨，没有老先生的气派与身分。

没等二儿子张口，老先生把脸上的微笑收起

去。叫了声：“廉仲！”

廉仲的胖脸上由红而紫，不知怎样才好，眼睛躲着廉伯。

“廉仲！”老先生又叫了声。“君子忧道不忧贫，你倒不用看看你哥哥尽孝，心中不安，不用！积善之家自有余福，你哥哥的顺利，与其说是他有本事，还不如说是咱们陈家过去几代积成的善果。产业来得不易，可是保守更难，此中消息，”老先生慢慢摇着头，“大不易言！箪食瓢饮，那乃是圣道，我不能以此期望你们；腾达显贵，显亲扬名，此乃人道，虽福命自天，不便强求，可是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有为者亦若是。我不求你和你哥哥一样的发展，你的才力本来不及他，况且又被你母亲把你惯坏；我只求你循规蹈矩的去作人，帮助父兄去守业，假如你不能自己独创的话。你哥哥今天又孝敬我一点产业，这算不了什么，我并不因此——这点产业——而喜欢；可是我确是喜欢，喜欢的是他的那点孝



心。”老先生忽然看了孙子一眼：“大成，叫你妹妹去！”

廉仲的胖脸上见了汗，不知怎样好，乘着父亲和大成说话，慢慢的转到老先生背后，去看墙上挂着的一张山水画。大成还没表示是否听明白祖父的话，妈妈已经携着妹妹进来了。女人在陈老先生心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廉伯太太大概早已立在门外，等着传唤。

廉伯太太有三十四五岁，长得还富泰。倒退十年，她一定是个漂亮的小媳妇。现在还不难看，皮肤很细，可是她的白胖把青春埋葬了，只是富泰，而没有美的诱力了。在安稳之中，她有点不安的神气，眼睛偷偷的，不住的，往四下望。胖脸上老带着点笑容；似乎是给谁道歉，又似乎是自慰，正像个将死了婆婆，好脾气，而没有什么本事的中年主妇。她一进屋门，陈老先生就立了起来，好似传见的典礼已经到了末尾。

“爷爷大喜！”廉伯太太不很自然的笑着，